

倪妮,不被“高级感”困住

倪妮剪掉了一头长发,这和她以往留给大众的印象颇为不同。时尚圈爱用“高级感”形容她;又美又飒,有一种清冷、知性的女人味。但她对自己倒有不一样理解。

“最近几年,几乎所有人提问都绕不开‘美啊、飒啊’这样的问题。如果大家愿意接受这样的我,我也觉得很OK,但我自己知道,我还有其他的部分存在。”倪妮说:“任何人都是丰富、立体的。”

而在她最近的3部作品中,观众也的确看到:倪妮,不止美和飒。去年暑期档,《东极岛》里的她素颜朝天,皮肤黝黑,头发干枯,海风吹出野性的粗砺感;两个月前,话剧《如梦之梦》再度上演,8小时的舞台上,倪妮将顾香兰起起伏伏的一生娓娓道来、细细演绎;最近,电视剧《隐身的名字》正在热播,倪妮饰演像刺猬一样的任小名,在情感风暴中救赎自己、寻找自己。

《隐身的名字》播出没多久,她接受人民文艺记者专访。刚一出现就令人眼前一亮,齐耳短发往后一梳,黑色打底衫外套一件宽松的青色毛衣,清爽干练中带着一分帅气。

“我不追求完美,也不想被所谓的‘高级感’困住。只要在表演上够专注,观众自会看到美貌之外的东西。”她说。

女性力量一直都在

初读《隐身的名字》剧本,倪妮被两件事情打动。首先是任小名一角的复杂与真实。这个从小在与母亲的矛盾、旁人的指指点点中长大的女孩,又在婚姻中遭遇作品被丈夫窃取、秘密被公之于众。这部剧看似是建立在一桩凶杀案上的悬疑剧,实则描绘了以任小名为主线,一群女性的人生图谱。

“任小名自卑、拧巴、矛盾,经历过一个特别看重别人看法的阶段,也在一次次事件后觉醒。”倪妮说:“这部剧的主题就是‘找回自己的名字’,讲的是我们应该如何找到自己的主体性。”

另一个让倪妮兴奋的地方,是大量女性创作者的聚集:从导演到编剧再到合作演员,她很少遇到“她”成分如此高的剧组。“我合作过不少女性导演,她们都有一种共通性——非常敏感。遇到一些情感交流的戏,在讲戏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她们的情感波动。”《隐身的名字》里有不少戏份是画外音,大部分都是导演杨阳在镜头外念,倪妮跟着念白演,“我经常能听到她的声音在哽咽”。

导演的细腻也影响了演员。闫妮在剧中饰演任小名的母亲,“我们俩的对手戏没有太多,所以特别想在有限的情况下把戏演好,花了很多心思。”倪妮说,她至今提到闫妮还是“我妈……”拍戏期间,她们俩经常聊戏聊到半夜,只为了把母女关系和情感表达得清楚,“聊完后还能回味很久,有一次回房间,楼梯都走错了”。有时,倪妮还会到片场,看少年任小名和母亲的戏,再顺着少年时期的性格脉络,塑造成年的行为与表情。

在片场,倪妮喜欢观察每一位女演员的表演,闫妮、刘敏涛、董洁、刘雅瑟,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爆发力、不同的松弛感,也都有各自的风格和美。戏里戏外,都让倪妮对“女性力量”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“我觉得女性的主体意识,‘她力量’一直存在,取决于你能不能发现它。”倪妮说:“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太在意外界的眼光,反而忽视了自己,其实我们的意识决定了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。”

话剧,演100场不过是打底

倪妮曾设想过另一种人生轨迹。

如果不是18年前学校老师把她的电话给了副导演,现在的倪妮可能会像她演的朱锁锁(电视剧《流金岁月》女主角)一样,当一名都市白领。她从小学芭蕾、国标、游泳,考国家二级运动员,大学苦练英语,假期就去外企实习——总之,演员从未进入过她的职业规划。

2008年,张艺谋为电影《金陵十三钗》挑选女主角,硬性要求有三:身材高挑、会地道南京话、英语要好。在近两万名候选人中,倪妮脱颖而出。接下来的3年,倪妮封闭训练,声台形表、眼神姿态,还有钢琴书画。2011年12月,《金陵十三钗》正式上映,新一代“谋女郎”横空出世。

然而,高起点往往意味着转型不易。这份压力,不仅来自外界的既定期待,也来自倪妮自己对表演的重新探索——很难再有玉墨,但她不能只是玉墨。爆红后的七八年,倪妮开启了各个赛道的尝试:青春片、文艺片、权谋剧、仙侠剧……综艺节目遍地开花时,她几乎婉拒所有邀请,一直将自己保留在影视之内。

“那时候,我连续拍了一些商业作品,觉得所有的精力和能力似乎都在这个过程中耗尽了,整个人陷入了某种匮乏和疲惫中,甚至有点怀疑自己不会演戏了。”2019年金鸡奖后台,倪妮穿着礼服走过,有记者问她能不能做采访,她回答:“我没有作品,真的没有底气接受你们的采访,等提名了,我给你们采。”

那时候的她,很忙碌,又很迷茫。就在那时,赖声川递来话剧《幺幺洞捌》的本子。“我不是表演专业出身,从来没有上台演过话剧,不知道直接面对观众是什么样的感受,所以心里没底,但我还是接下来了。”她形容那是一次把自己“逼上绝路”的选择——30岁了,不要再怕了。

《幺幺洞捌》是一部抗战悬疑题材话剧,倪妮一人分饰两角:现代作家舒彤与地下工作者、卧底舞女安娜,安娜还有大段日语独白。倪妮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,可第一场大幕拉开,心中依然在打鼓。

那段时间,她常常产生挫败感,有时因为疲惫,有时又觉得自己的表演陷入制式框架。赖声川告诉她:“话剧,演100场不过是打底。你现在是客人,还不是主人,你要试着在台上成为主人。”

倪妮意识到,这些都是必经之路。“心静是基础,静下来人的五感五识才

能打开。”她不着急了,一场一场演下去,20场、30场、40场……突然有一天,她在舞台上感受到一种“呼吸感”,“这种‘呼吸感’是话剧舞台特有的,与观众之间的。你能感受到空气的流通,观众的全神贯注,那种同频呼吸是一件奇妙的事情”。

保护好自己虔诚

也是因为赖声川,倪妮第一次看到了8小时的《如梦之梦》。尽管只是排练场,演员没有带妆,但整部剧的故事和表演让她心动不已,尤其是女主角顾香兰身上的魅力。她向赖声川毛遂自荐,得到的回复是:你还是太年轻了。

倪妮又回到了各大片场。“因为话剧舞台的经历,所以胆子越来越大了,感觉自己被打开了。这让我放松下来,不像以前那样紧巴巴的了。这是一种心态上的成熟与从容,包括笃定。”

从2019年到2021年,倪妮跟着《幺幺洞捌》从上海演到乌镇、杭州、西安、南京再到国家大剧院,也在各大片场完成蜕变:《拆弹专家2》里身手矫健的警官庞玲,《流金岁月》里美丽坚韧的朱锁锁,《西出玉门》里酷飒的叶流西,以及《漫长的告白》里神秘潇洒的柳川。当时,《漫长的告白》导演与倪妮第一次见面,就觉得她符合角色,“她身上有一种飘逸的东西,就是一种质感”。影片公映后,倪妮的美和恰如其分的表达,让很多人过目不忘。

2022年,赖声川向倪妮递来了《如梦之梦》的剧本,她成为新一版的顾香兰;也是在这一年,她凭借电影《漫长的告白》获得第三十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,终于以提名者身份接受了采访。

近两三年,倪妮越来越懂得把工作和生活、和自己的精神世界分开。表演时全力以赴,《消失的她》《东极岛》《隐身的名字》,让她呈现了多元的表演;生活里就做个宅女,健身、看书、看动漫,有时看到热血、感动处,哭得不行。

倪妮很喜欢《幺幺洞捌》里的一句台词:“有一种能力是虔诚的能力,那种能力,是人之所以能称为人的罕见见证。”不论工作、生活,她都希望保护好自己这份“能力”,保护好自己虔诚。这份虔诚,既让她可以直面表演,也可以直面人生。

据人民文艺公众号

